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

第四回 來安妻出首賊贓 吳典恩拷逼主母

孽薪冤火苦熬煎，浪死虛生自古然。
毒沙射影能為禍，惡刺鉤衣到處牽。
但看盈虛知此意，龐公常欲散家緣。

卻說那日張小橋一路走著，沉吟不語，和張大商議：「這回去，來安老婆問咱要人，怎麼打發？」張大道：「這怎麼打緊，如今我和你一路回去，別人也生疑。我且去東昌府李小一家住些時，你自己回家。只說來安和我，上東京賣金子去了。臨清地面小，賣不開這些金子，等我到東昌府，和眾朋友要上東京，打聽打聽，再作理會。」小橋只得依從。到僻靜林子裡，取了一錠金子，給張大帶了，又給些散碎銀兩，父子分路。張小橋自回清河縣來，即日捱到天晚黃昏時，悄悄進門，老婆接著問道：「張大和他來二叔哩？」小橋便說：「臨清地方小，通賣不開，又出不上換數，他二人上東京賣去了。我掛著這個差使，眼看有了新官到任，怕革出衙門來，人家笑話。」老婆也就不言語了，一夜歇息不提。

卻說來安老婆，自從漢子出去，只是肉跳心驚。那日夜間做一夢，見來安渾身是血，哭著說：「人害了我命，你還不速速告狀，等待幾時？」就嚇了一身冷汗醒了。天明起來，才待過牆來問信。早聽見張小橋說話，嚇了一驚，忙過來問來安的信。張小橋因說來安和張大到東京賣金子去了，我為差使回來，怕誤了點卯，等他們有信來，我還要上臨清去買布。來安老婆也似信似疑的，只得罷了。終是不放心，街上去討了一卦，是白虎神纏著，應主有孝服，行人血光之災。又因張家老婆，常常小掙小嫌的，把他家包袱皮箱不給他。懷怨在心，不是一日。待要和他爭嚷到官，怕來安在京，沒有長短。可不是自己先跳下水去才拉人。待不作聲，或來安被他謀害，得了財去，我還不知道。尋思半個月，打聽不出個信來。

那日合當有事，來安老婆屋後撒尿，只隔著一堵牆，聽得鋤的土響，一似鐵鍬掘地一般。在牆縫裡一張。原來張小橋使鍬，把地窖子取開，拿出他家皮箱包袱，在那裡盤算。他老婆在旁算道，那個值多少銀子。也有取出來的，放在地上要去當錢。他老婆道：「你也賣了好幾件，他家老婆日日來吵，等他漢子來，還要和咱打官司，寧可出首，不肯便宜了咱哩。這些時好不和我合氣哩。」張小橋笑了笑：「著他等著他漢子，只好到那一世裡托生了來罷。好不好把這淫婦也殺了，掐斷一根線。」那來安老婆聽見這幾句話，顯是實情，才知道他謀殺了來安，要昧他的財物。又是痛人，又是痛財，不敢露出一聲來。明日早起來，使包裹了頭，怕洩漏風聲，把那二套官衣拿著，使棉單包了，只推去當。

那時是原在清河做典史的吳典恩，因亂後沒有縣官管事，他鑽刺在清河代補署印。原在西門慶家做伙計，認的來安老婆。她就隨投文進去，說稟賊情事，恐怕洩漏，不敢寫狀。這吳典史聽說是賊情，忙叫在公案前，趕了門子下來，低低問她，她才細細說了一遍道：「是張小橋哄的來安醉了，裝賊搶了吳月娘的家私。金子三百兩，銀子一千兩，衣服首飾，現有八皮箱，四包袱，都藏在他家裡。如今卻把來安殺了，只分了兩套官衣給小婦人，還要害小婦人性命。」吳典史因又問道：「果有這些東西麼？不要胡說。」來安老婆道：「這些東西，現埋在他家後園窖子裡，怎麼沒有。老爺只拿他老婆來拶著就招了。」這吳典史聽了這句話，好一似半天上掉下了幾個大元寶來，怎麼不喜？疾忙傳了番捕弓兵壯丁各役，帶著器械，飛奔出城。吳典史騎馬，緊跟上西村裡來。

那張小橋和老婆商議著，要當那貂鼠臥兔和那皮襖，怕過了春天不好收拾。正在家裡坐地，撲了個著。只見鄉約地方，領著一群人進來，把張小橋和老婆都上了繩，不知是那裡的帳。先帶到村頭上關王廟。見了吳典恩，馬上押著。另使弓兵和地方，把他家門封了，一齊回縣。正不知犯的是甚麼罪？一村人都捏了一把汗，到了縣前，看見來安老婆包著些衣裳，望著張小橋兩口，不住殺人賊長殺人賊短罵起來。他才知道來安老婆來出首做賊的事。把頭低了，一聲沒言語。

這吳典史原在西門慶家，和賁四、韓道國、崔本、黃四一班做伙計。後來送他在縣裡刑廳做書吏，熬出這個官來。西門慶財帛豐足，他哪件不知道。因此看做一股大財，急急拿了張小橋兩口來，像得了活寶一樣。即時升堂，兩邊排下皂快刑具，將小橋兩口帶上來，跪在案前，就問同來安劫財的原由。那張小橋是積年的衙棍，那裡肯招，只說是來安夫妻拐出東西，寄放在小的家裡，有兩個包袱是實。因與小的老婆吵鬧，才拿著他偷的衣裳，污賴小的，小的若果是和他做賊，他怎肯把贓物都放在小的家裡。吳典史說：「現有來安老婆活口出首，你還不招。」就是一夾棍四十敲，又打了三十板，那張小橋只是不招。大叫冤屈，錚錚的辯話。來安妻跪在傍說道：「他老婆夜來開窖子，又埋了一夜，只拶起她來，敢不實說。」吳典史喝令拶來。即一拶一百敲。婦人沒經官法，不由的一五一十，從頭實訴。把來安夜間叫他去裝賊，得了一個匣子和包袱皮箱來。現今件件具有，只當了一件皮襖。吳典史大喜，即叫鬆了刑具，同婦人去取贓。又怕手下人多，失落物件，依前騎馬，自押著到張小橋家中。來安老婆指著那埋的去處，扒開屋後一個窖子，果然鎖著個大皮匣，一切包袱皮箱囊中物件俱有。吳典史怕人多礙眼，不好開看，把一干閒人逐出街，來叫小橋老婆取鑰匙開了。只見十個大元寶，足有五百兩。但不見金子在何處，又取拶子，將小橋老婆拶起。原來只剩了四錠金子，沒放在匣裡，用個破氈帽包了，藏在壁眼裡，使泥墁了。小橋老婆受不了刑，又招了，才取出來，再拶起來問那二百五十兩金子，百口不招，只說沒有了。吳典史把匣箱使封皮封了，挑著包袱，押著婦人，再回縣來。把張小橋下了死牢，送他老婆入女監，來安媳婦招保候審。吳典史退堂，把匣子皮箱包袱內東西，打開細看，但見：

赤豔豔黃金四錠，白晃晃元寶五雙。明珠錯落，冠箍嵌滿密周圍；金飾叮嚙，釵釧參差光燦爛。又有面前瓔珞，九鳳穿花，翠襯珠垂多寶鈿；胸前領，雙龍盤日，貓睛母綠條金梭。耍孩兒打成金虎，下墜裙鈴；倒垂蓮鑲成玉魚，裝成環。銀鼠紫貂，舍狝獬皮，何羨雉頭裘；金珀犀杯，奇楠香帶，更比火浣價高。只此異寶奇珍，不數綾羅繡緞。錦圍金谷三千里，鶴背揚州十萬錢。

那吳典恩一個窮光棍，做個小官，那曾見這些東西，真是眼裡出火，口內垂涎，看一會，喜一會。這豈不是天送來的富貴麼？把賊情問個明白，申詳報了上司，不過是十數兩銀子，幾件破衣服。做了贓，把這廝放在牢裡死了，沒有對證，這物件不是我小吳的，還有誰哩？心裡又想，還有那二百五十兩金子，難道就罷了不成。又上堂來，提出張小橋，一腦箍箍的兩目怒出二寸高，只是不招。又夾了一夾，打了一百棍子，腿骨已折，只得實說。是上臨清遇響馬劫去了，吳典史那裡肯信，喝道：「既然遇賊，這四錠金子，因何又在家裡，這分明奸詐不招。」又換上新夾棍，只得招出張大來，拿一錠金子上東京去了。吳典史始終不信，把夾棍且開了，恐死了沒活口。一面起關文拿張大去不提。

世間無巧不成話，當初西門慶因李瓶兒招了蔣竹山，曾把他痛打一頓，使光棍草裡蛇，領著個破落戶，作踐不堪，無面目在本縣居住，一向在別州外府，賣藥十年。因這大亂後才回家，在縣門前開了一個小生藥鋪，和衙門人來往。與吳典史原係舊交，常來替他過付銀錢，舔他的屁股。這一日進衙門來，給吳典史治楊梅瘡，遇見這西門慶家失盜的事，不覺觸起舊恨，借風吹火，和吳典史說道：「西門慶富甲清河，他的財寶還多哩。外邊人說來安和他家人玳安打伙做賊，後因他大老婆吳月娘與玳安有奸，怕審出實情，就不肯報盜。如今把這姦情問出來，他手裡的珠寶金銀還不知有多少哩？這賊偷的物，還不夠零頭哩。」說的吳典史大喜，才知這個金銀窖子，出在這裡。即時出票拘吳月娘、玳安問失主不報盜的情由，那想西門慶舊日提拔他做官的恩義。有詩單詠小人負心。

附勢趨炎自世情，山川瞬息路難平。茶花好遍藏刺，鉤吻毒多莫作羹。門冷自然忘衛霍，義深何處覓程嬰。鬆邊莫種藤蘿樹，枝老根枯葉轉榮。

卻說吳月娘從薛姑子庵裡，辭了進城，到了破宅子裡，收拾了潘金蓮住的那樓底下，且暫住著。還有些爛窗戶、折板凳，叫玳安載了做柴燒。玳安身邊還有帶的幾兩碎銀子，沒有失去，買了一個大鍋做飯。又找將吳大妗子來，抱頭哭了一場。商議著替吳大

舅出殯，且留大妗子在宅裡做伴。到了十一月，才買幾件破衣舊服。添了幾件棉衣，又給孝哥做了個藍布綿襖。到底是大人家，破床破甕，燒剩的屋上樑棟，還賣好些錢，暫救目前窮困。那日賁四遇見玳安，問大娘的信息，才知道月娘回家。賁四買了一方豬肉，一付蹄肚，兩隻燒鴨，一盤紅棗，又是一瓶黃酒，著他老婆來看哥兒。見了月娘，抱頭哭了一回，好不親熱。才說起他如今在張二官人家，進了當舖。就是到了別家，也忘不了你老人家和老爹的恩義。月娘道：「誰似你還來看我，看就夠了，又費錢買東西。又說在薛姑子庵，舍了珠子，如今我吃了長齋。這孩子也作怪，從生下來四五歲，天戒的一點暈也不吃。這些東西，就留著你和大妗子吃了些去。說著老馮進來，看見賁四嫂買了禮來，都說他兩口是好人，就和小玉上廚先篩了一瓷壺酒，把雞切了，擺在大妗子、賁四嫂面前，才去煮肉。月娘笑道：「又沒個傢伙，一把壺還是拾的屋墻子裡的這幾日才買了個盆洗面。」說著叫孝哥來，給賁四嫂作揖。就捧了一碗棗子，孝哥就接著吃了。到了天晚，賁四嫂回去，月娘送出門來，囑咐了又囑咐：「你兩口常常來看看這孩子，也是你的情。」

卻說玳安夫婦二人極知好歹，小玉每夜跟著月娘，給孝哥梳頭做鞋，不多出去。玳安沒有事，就在破門樓底下，開了個糧食舖，每日也掙二三升米，送進來吃。不覺冬盡春來，到了三月清明，月娘買紙和孝哥上墳回來，方才到家。玳安聽的人說賊偷了西門老爺家的多少東西，二爺起了賊來了。玳安趕上細問，才知是來安串通張小橋的緣故，慌忙走進來和月娘說咱們的東西有了，原來如此如此，和月娘細述了一遍。又說咱該遞個領紙去領贓，不論怎麼，咱也得一半，強似沒了。如今代捕的吳典史，又是咱家舊人，看俺爹的舊恩，都領了來，也是有的。他那官是那裡的，那年按院爺來咱家吃酒，席上講著，才准他考滿，換了貫籍。部裡的文書，還是我上京去托蔡閣老家翟大爺去部理領的憑，難道他就忘了？說著歡歡喜喜的。月娘道：「失過的財帛，知道人心怎麼樣，領出小一半來也罷，沒的張揚的人知道，甚麼銀子金子的，到還惹出事來。」一言未盡，只二門口一個人，探探頭又出去了。玳安出來問他，那人取出一張票紙，硃筆點著。原來是吳氏玳安的名字，嚇了一驚，問道甚麼事？那差人說那裡知道，只見後堂傳出票來，立等爾去，只怕是叫恁領贓。一句投著玳安心事，往內飛跑，和月娘說去了，月娘道：「就領贓也不消我出官，寡婦人家，有名無實。漢子做了一場官，我不去，你自家去回罷。」那差人那裡肯依，只在門前吵，住了一回，就吵進院子來道：「玳安你這奴才，還倚著你家主子大模大樣的，還是在提刑廳做千戶哩。說不及拿出繩來，把玳安拴了，月娘無奈何，只得眼含雙淚，面帶愁容，換了一個舊包頭、青布褂、藍絹裙，隨著公差往縣前來。見他口裡胡罵，只得取出一千銅錢，折個酒飯，那差人攢在地下，那裡肯受，還要拴鎖月娘。眾人勸著罷了。月娘使老馮和吳大妗子看了孝哥，小玉攙扶著走到縣前。

只見三街兩巷，都道西門慶家老婆出來打官司，多少看的。吳典史聽說到了，即便打點升堂，忙叫玳安上去，問這失盜緣由。玳安只得從先說起，來安引著張小橋做賊，小的全不知道一字。吳典史大怒道：「你這奴才，與來安張小橋一同做盜，後來將物瓜分了，與吳氏有奸，才不報盜，不打如何肯招？」喝叫著實打，先重責了二十大板，又問他的姦情，玳安哭著道：「小的怎麼敢，就打死小的，也沒處說。」吳典史要他招出，好詐月娘的銀子，就叫夾起來，又是一夾二十敲，那玳安小廝，從小沒受官刑，夾的極了，口裡胡說道：「我招！」住了敲，又沒口詞了。一邊夾著，就叫月娘上去。月娘在台下跪著，嚇的亂顫，已是糊塗了，上前跪下，全說不出話來，吳典史問道：「滿縣部都知你與玳安有奸，既然失盜，因何不報官？無私也有弊了，你快實說，我不難為你。」月娘原是正直的人，只道是問賊情事，見他一口咬住，只說有奸，不覺一片烈性，如火一般，指著吳典史道：「你就做官罷，我也認得你，我一個清門淨戶人家，就不值錢，養著家人，有誰告俺？你捏作出這話來，詐我的銀子，有甚麼證兒？平白的要屈打成招，也要天理。」吳典史大怒，可憐把月娘一撈二十敲，撈的望上亂叫亂滾，如何成招的來。吳典史無奈何，只得寄倉裡另審，把玳安也送了監。這裡才使人上倉問月娘要銀子，講價錢。這貪官的手段，如此利害，險不歎殺清河縣裡的平民，暢快那有冤仇的光棍，不知將來作何結果。

這是：遺金反累貞良婦，餘禍還歸積惡家。